

白石一文精品集

幻影之星

〔日〕白石一文著
彤彤译

幻影の星

像母亲这样没有男人就不能活的女人，
像健司郎这样和母亲在一起即能感到
家庭幸福的男人，
都只是单纯存在于幻影之中吧？

日本重量级畅销书作家
直木奖得主 人气火爆
堪比 村上春树

白石一文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幻影之星

Huanying Zhi Xing

【日】白石一文 著

彤彤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影之星/(日)白石一文著;彤彤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5
(白石一文精品集)

ISBN 978-7-5396-5437-9

I. ①幻… II. ①白… ②彤…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9537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21085

Genei no Hoshi by Kazuhumi Shiraishi

Copyright © Kazuhumi Shiraishi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5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 LTD.

出 版 人: 朱寒冬

出版策划: 朱寒冬

责任编辑: 秦 雯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 65859551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抓起枕边的手机贴在耳旁——我睡意朦胧地等着对方说话，挣扎着试图让自己尽快清醒。

阳光已洒满室内——看来我睡过头了。

“还没起呢？”电话那端终于传来声音。

我哼哼唧唧地打着哈欠应着，逐渐清醒。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电话那端传来母亲充满狐疑的声音。

好不容易撑起半个身子，我坐在被窝里举着手机：“昨天公司有欢送会，又被灌了不少酒，所以……”

跟家人和家乡朋友聊天，我习惯讲老家长崎话。

每年六月，公司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人员轮岗，今年也不例外。休假刚结束，我就接到被调往新部门的通知，要求六月一日之前必须到岗。我是去年调到东京总公司来的，虽然无被裁之

虞,但所在的营业二课今年还是裁了三人,招了两人,两人中须有一个应届毕业生。如此一出一进,我少了一个同事。

不过,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就业形势来看,恐怕也是无奈之举。身为课长的角田或许早就听天由命了。

迎送会定在六月三号——星期五,也就是昨天晚上举办。

“不是这个……”母亲千穗子的声音显得很急躁,“你回过家乡了吧?什么时候回来的?”母亲在电话里厉声责问。

“什么回家?”我反问道。

我一头雾水,根本不知母亲在说什么。

老家远在长崎县谏早市,黄金周刚结束我因公事缠身而没回家。

母亲的语气软下来,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回过家乡就直说嘛!再说,那么远回来一次好歹也要见个面啊,干吗搞得那么生疏呢?”母亲性格耿介,心直口快,说罢就罢,这种直脾气更符合男人的胃口也未可知,反正母亲一直没有为男人发愁过。

我和母亲的基因迥异,不那么受异性青睐。

“那我就直说了,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看来母亲误会了,以为我最近回了一趟老家。

“你好像有事瞒着我们。”

“我们”指的是她和我的继父。她接着说:“不管这次你是否回来过,反正从正月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你!”

“真是的。”我随声附和。母亲似乎相信我没撒谎,但她心里仍犯嘀咕,半信半疑地说:“那就奇怪了。你不是有件巴宝莉蓝色防水风衣吗?上面绣着你英文名字 TAKEO · KUMAZAWA^①啊,这件衣服挺不错的。”

“对啊,我是有件这样的风衣!”我提高声音,母亲怎么知道我有件巴宝莉蓝色风衣呢?这是前几天刚买的啊。在迷惑中我赶紧追问:“到底怎么了?”

“你把它落在神社前的车站了。昨天傍晚巡警送到家里来了。”

我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神社前的车站距离老家最近,每次回去,我都在那里倒车前往。老家位于本明川中游,河水贯穿市中心,毋庸置疑,我家当

^① 原文实际为罗马音,日语罗马音近似中国拼音,可以拼出汉字的读音。

然是属于市中心了。不过，小城市的确带有乡土的气息，而且从神社前的车站坐上车还要花上一个小时。

我掀开被子下床，打开衣柜——西服和夹克杂乱挂着，那件巴宝莉蓝色防雨风衣却醒目地挂在银色衣杆左端。

这件风衣怎么被警察送到母亲那儿呢？

事情太诡异了！

这件风衣是本周—在日本桥附近的高岛屋专卖店无意间发现的。那天赶上夏季男装打折，我想把那件已穿多年的旧西服换掉，于是到八层的特卖专场淘货，在专场门口一眼就看中了这件风衣，我爱不释手，当场决定拿下——原价七万日元，现打折为五万——我到东京之后还真未如此奢侈呢。

我喜欢雨季。这与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关。

故乡谏早市三面环海，一年四季阴雨绵绵。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穿着雨衣满街乱逛，亲戚朋友们对此十分不理解。我最喜欢下大雨时站在桥上，俯瞰汹涌澎湃的本明川——雨中本明川的景象与晴天迥异，河水骤然暴涨，水流湍急，浑浊的河水夹着泥沙翻滚而去，颇为壮观。

也许，喜欢雨是受了姥爷的影响也未可知。姥爷在我上小

学四年级时去世了。他是当年“谏早大水灾”的幸存者之一。1957年谏早市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暴雨，本明川汹涌的河水夹着上游的泥石流滚滚而来，泛滥的河水冲垮了堤坝，冲进了市区，接近六百人淹死或失踪。本地人都把这次洪灾叫“谏早大水灾”，悲惨的故事至今让人们不能忘怀。

大雨中，我盯着宛若变成一条大江的本明川，觉得它像一条大蛇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条充满活力的大蛇如飞龙一般沿着河床一泻千里，向大海飞奔而去。

我那时经常天真地想：要能骑在蛇背上该多好啊！

我把手机换到左手，贴在耳边，右手将那件崭新的巴宝莉风衣从衣柜里拎了出来。

我摸索着衣服领口问母亲：“刚才您说商标上写着什么？”母亲又读了一遍英文字母。

看来，母亲手里的那件至少和我的是同一品牌。

“竟然写的是熊泽武夫？”

母亲回答十分干脆：“当然，怎么会错？明明是 TAKEO · KUMAZAWA，熊泽武夫啊。”

“衣服什么颜色？您刚才说是蓝色的？”

“对，是蓝色，不是普通的蓝，确切说应该是藏青色，乍一看，还以为是黑色呢。”

太不可思议了！同样的品牌、同样的颜色、同样刺绣着我名字的巴宝莉风衣，居然被遗忘在我家附近的车站，这一串巧合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我对这种荒诞离奇的巧合完全悟不出要领，甚至毛骨悚然。

母亲又说：“右边口袋里有一袋 m&m。”

我完全傻了，傻在那里发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m&m 巧克力豆是我童年的最爱，那醇美的味道至今仍令我难以抵制，以至每次在商店看见就一定掏出钱包要买。衣袋里装着一袋 m&m 巧克力豆，不是奶油味就是花生味。穿这种衣服的人，最大的嫌疑就是我。

这个谜实在难解，我的大脑陷入一片迷惘中，思维变得杂乱无序，完全把握不了事态的全貌。

“总之，过年后我没有回去，一次都没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难道母亲手里的风衣就是自己眼前的这件？难道自己刚从衣橱中拿出的风衣就是母亲手上的那件？太诡异，太穿越了，

不,简直是太滑稽可笑了。我接着说:“我不记得有过这件衣服,要不,您寄快递过来给我看看?在这一带只有一个叫熊泽武夫的,那就是我!别说我不信任您,没有见到实物我真的不好说什么,总之,寄过来确认一下是有必要的。”老家柏木镇不仅没有我的亲戚六眷,连一个姓熊泽的人都没有。顺便说一句,我母亲现在的姓是“市来”。

“按你说,是有人在恶作剧?”母亲失去了兴趣,口气冷淡地回答。

“用快递寄来吧,看了实物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好吧。明天去丸竹寄快递给你。”

丸竹是老家附近的一家小超市。柏木镇一带目前还没有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

“其他东西就别寄了。”我补充了一句,是为了以防万一,母亲经常给我快递一些干货和水果之类的东西。钻石王老五的我经常没完没了地加班,根本没有闲暇自己做饭,甚至悠闲地剥水果。

挂掉电话,我被各种奇思妙想包围着,浮想联翩,一片茫然。叠好棉被放进壁柜后,我顾不上梳洗换衣就穿着睡衣开始泡咖啡了。闹钟指向九点半。依稀想起昨晚回来已凌晨两点半,步

履蹒跚、酒气熏天，简单冲个澡就忙不迭地钻进被窝。六点半闹钟没响，看来是忘记调了。怎么搞的？这对于我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每天不管多晚睡觉，第二天无论是否休假，我是雷打不动六点半准时起床，比鸡叫还准。这是从念中学起养成的习惯。

趁烧开水的空当，我赶紧洗脸刷牙。

因为是周末，我用手动咖啡机仔细研磨咖啡豆。这算是双休日一个小小的奢侈吧。

我拿出从神乐坂一家老字号咖啡厅买来的马克杯，将咖啡慢慢斟满。然后，坐在餐桌旁悠然自得地品尝着这酸酸的苦涩。忽然，一个念头闪现——让母亲用手机拍张照片发过来不就行了？干吗非得要寄快递呢？嗯，现在给她打个电话还来得及吧？转念一想，见到实物毕竟好判断些，算了吧，还是麻烦她老人家邮寄吧。

今天是个好天气——透过阳台看到窗外阳光明媚。

近年来，梅雨季节比往常提前不少，有时五月末就入梅了，但我钟爱的那种似雾非雾、不见天日的毛毛细雨却姗姗来迟。傍晚或者半夜雷声大作，下一场倾盆大雨倒也爽快，但我期待的阴雨绵绵却屈指可数，可恶的是，有几天居然艳阳高照！

来东京已经一年多了，最惊讶的莫过于东京的天气，蓝天白云，一碧如洗，可以连续十几天。

我喜欢雨季，对东京蓝也慢慢喜欢上了。

下午，约堀江淳子一起看电影——三点钟在新宿电影院门口见面，看了一部克里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然后两人一起吃个晚餐，饭后说不定会去她在代代木上原的公寓——你懂的。

我努力拂去脑海里她那略显疲惫的娃娃脸，将思绪拉回到刚才跟母亲谈的那件事上，琢磨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

如果说，母亲手里的风衣和我刚买的那件款式丝毫不差，那究竟是谁在故意戏弄我，做这种无聊的恶作剧呢？还是说真的有个同名同姓的人把一件一模一样的风衣无意间丢在了神社前的车站呢？再进一步大胆假设，还是自己以前买了一件风衣，之后完全忘记了，于五天前又买了一件同样款式的……这么推论也不合情理，风衣是在老家发现的，我怎么可能连回老家这件事都忘了呢。

看来，无论哪种假设都说不通。

假如真的要选一个，还是母亲的说法最为可信——有人在

做恶作剧。是哪位大仙呢？知道我买了那件风衣还没来得及穿上身，也买了一件同样款式的，连名字都绣上了，不远千里特意拿到我老家，为了不露出任何蛛丝马迹，悄悄将风衣放在神社前的车站，他人捡到后交给警察叔叔，或者索性被警察叔叔发现直接送到我家。

世上真有这种闲得无聊、做出这等恶作剧的人吗？

从分析得出的结论来看，只能认为母亲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依照她刚才和我同样的纠结程度看，似乎这种可能性又是零。

2

电影过后,我和堀江淳子坐在歌舞伎町附近的回转寿司店里。影片真的很垃圾,味同嚼蜡,出了影院之后甚至想不起来有什么值得回味一下的场景或者可以讨论一下的情节。于是,我就把早上母亲打来电话这件事讲给堀江听。她居然对此兴致盎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阿姨没有弄错,怎么办?”

“不知道。”我拨弄着盘中的鱿鱼侧头回应道。

“假如,你刚刚买的风衣同车站的那件一模一样,那么,这两件衣服不就是同一件吗?”堀江说着往嘴里塞进一块刺身寿司。她只吃刺身而撇下饭团,这已经是第五碟了。

“同一件?”

“你在高岛屋买到的那件被送到你母亲那里喽。”

“怎么可能呢?”我一仰脖干了杯中的啤酒,挥手向一旁站着的服务生叫道,“喂,小弟,麻烦再来一杯生啤。”接着,我继续

对堀江说，“听着，这件风衣现在好好地、安安静静地挂在我的衣柜里，我一次都未上过身呢。”

“即使这样，衣服也还是出现在你母亲那里了，是吧！”堀江特地在“也”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伸手取下一碟葱拌叉烧寿司，目光盯着堀江问：“你说说看，这要怎样才能实现呢？”

堀江嘴里塞着第六碟的刺身寿司，鼓着腮说：“一定是风衣分身了！”一脸严肃，不像开玩笑。接着，她吸了一小口啤酒，“这件风衣原本是这样的——一件被熊泽君你买来了，一件出现在谏早市车站了。”

“那……是谁放在那儿的呢？”一股急火蹿上心头，我嗓门也无意中提高了，是堀江刚才这段不着边际的言论所致？抑或母亲早上那通莫名其妙的电话？

“我的意思是，不是谁放在那里的，是它自己突然出现的。”

“出现？”

“对啊。一定是那件风衣想回到熊泽君你的故乡，于是它自己回去了。”

“回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越说越荒谬。

“对啊。”堀江得意地点着头。言毕，又伸出手去拿转到眼前

的寿司碟子。这次她拿的是上等的金枪鱼寿司。虽说我们俩一起聚聚是常有的事,但也只是吃些烤肉店的椒盐牛舌、麦当劳的几份麦香鸡汉堡之类的,即便到常去的面馆里,点的也是酱油浸面之类的简单菜品,像她今天这样“埋头大吃”还真少见。

“简单说,就像人分为肉体 and 灵魂两部分一样,熊泽君,你买的雨衣也是如此,它分为肉体 and 灵魂两件。不过,你买回的这件雨衣到底是买了肉体那件还是灵魂那件呢? 暂且不知道。飞到你老家去的是哪件呢? 同样不知道。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番奇谈怪论让我瞠目结舌:“你……没有发烧吧?”

堀江看见我这种傻愣的反应,不禁莞尔一笑。那甜甜的笑容嫣然又纯情,让人根本无法相信她已经二十八岁了。女大三,抱金砖,她正好比我大三岁。

“算了,反正再有一天就会真相大白了。”

她敷衍塞责地戏弄了几句。

尚在一片愕然中的我只好解嘲说:“一定是母亲弄错了。”

“弄错了? 听你的描述,我倒是觉得阿姨弄错的可能性一点儿都没有。”

“唔,那就是你说得对。”墙头一株草,风吹两边倒,我怎么觉

得谁都有道理呀。

堀江越发乐不可支，笑得直喷饭。面对如此兴高采烈的她，我心里倒有些委屈，干吗这样耍弄人呢？都快被你搞蒙了！难道年龄比我大就可以任性吗？

忽然，堀江放下筷子，说：“今晚到我那里去吧。”

离开寿司店时已经快到七点了。

夜幕下的歌舞伎街充斥着惆怅迷离的气氛，风姿绰约、风情万种的女人们只把那浓郁的脂粉味飘洒到空气中，让男人们心神不宁，躁动不安。三月大地震之后，歌舞伎街失色不少，但仍不失为男人们赏花玩月、畅饮酣酒、通宵遣兴的好去处。

我们一路走到新宿车站，上了电车。

“有点累了啊。”堀江站在拥挤的车厢门口，紧贴着我的身体叹了口气。

“是啊。”

“累了”是堀江的口头禅，动辄来这么一句。本以为在职场上她肯定一次都不会说。后来，在福冈营业所、东京总公司见她时，她总是一副矜持、严肃、拘谨的职业表情，表现出一位业务精熟老道、待人接物得体、处事很有魄力的白领骨干精英和令人仰